祝子志怪錄

祝子志怪錄卷二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長

吳 祝允明希哲譔

楚 陳以聞無異校

腹裂生子

鳳陽府宿州民張眞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憊苦委劇成化十七年三月初一日亥時腹之右邊開裂一處產出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巡按御史周蕃聞之於朝官爲給養以待上命但不知毋存亡耳

京師黑眚

成化丙申黑眚見於京師出沒不定往往從人家屋上過或取物去而偏擾婦女掣髮抱面捫乳戲侮有見其形正如大黑猿累月始沒

訛言

甲辰夏秋間吳中訛言有狐精要取小兒心肝兼能傷人每至晚輒藏兒密處鳴金鼓以備之方傳在城西忽又言在東喧哄不寧予家亦不免隄禦予始以為訛言已而一姻婭言嘗早起臨街上親見此物身

狀犬而尾長數尺傴僂路旁溝上見人乃升屋其立也如人忽乃不見

謝老牛

蘇州閶門外上塘楊家以粥油爲業畜一牛行磨凡十八年矣以其老而衰議賣之召一人與商評將成交牛夜見夢於其人曰我施巷謝挑盤也因負楊家債作牛補還之今既滿足主人將賣我與官人切勿買也其人夢覺漫不經意而楊氏亦不來召既數日又夢前牛曰主人明日定召君賣我矣明日買必以

後日殺我固已告官人且與官人無仇債之負分不合事官人官人千萬勿買也又曰我在楊家第四闌中身有白毛頭皮皺破官人當認之言訖墮淚固懇其人許之天明方共歎詫楊氏果來召去縱觀其牛至第四闌宛然夢中所覩者見其人來即屈雙足於地淚下被面楊大怪之其人因語之故更勸楊勿賣楊亦大爲驚感誓不復賣已而謝氏贖去養之終身時成化十八年春也

老人賣鬼

長洲有某老人者入城赴役天尚未明途中見一羊疑之曰人家羊夜當收猢者又無人領此必鬼也負之以行不少置羊哀鳴求釋老人不顧天明視之眞羊也猶牽之行至城中戲言曰人都怕見鬼我今日乃拾得个鬼可惜無用處且將來賣幾文錢使遂詣肆賣之得銀五錢晚歸復尋買羊人問之其人云羊已失所在矣老人以實告而返其銀

葉宗可

葉宗可者不知何許人元末避地淮揚時寇過積屍

滿野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臥地上抱數屍蔽體至夜分月明下遥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黄冠也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茱恐懼不敢動黄冠舉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尪殘廢者俱不顧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茱大駭恐及已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黄冠細視之有喜色即解衣與之合體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咽中良久黄冠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開眼則黄冠已死矣屍遂推黄冠屍於地蹶然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

而去趨步踸踔不知所之

傅澤民夢

封門傅澤民年幾四十無子家有數婢皆不娠謀更置一妾媒媼爲覓得一家女將請矣其夜夢家中三地神謂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毋寤字字不忘然不甚讀書不知何謂旦抵之館賓館賓爲詳釋其義澤民曰然則神將告我後事乎卽止所謀仍召舊媵幸之無幾果生子澤民爲先淑人姻家自言如此予童時聞之

葉琦

余姻長閶門朱宗遠與夏判州德輝侍御德乾昆季厚每二君赴試朱公輒夢其不利景泰癸酉未揭曉時朱語夏之父曰昨宵夢人報捷大哥又不得獨有二哥耳今歲取春秋解元曰葉琦不知何許人也已而皆然葉祁門人與朱平生彼此聲迹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王生兒

王生南濠人成化中自楚商而歸抵家不久遂死有

一兒才二歲聞毋輩在堂哭泣亦便啼號旣而立座設奠兒即匍匐至靈前哭拜不已家人亦異之良久哭甚哀聲漸微視之已哭死矣夫孝之出于天性有如此哉

張道士

蘇城玄妙觀雷殿道士張宗茂者俗號張皮雀風格奇朗少好道術年十六父母欲爲納婦固不欲乃受業於胡風子得五雷秘法常於市中披青衣頂雙髽持一楮牌出賣風雲雷雨藏晴禱雨郡縣請之立應

自處雖落鬼然人亦須虔敬乃效不然反致殃害天順間常州大旱一巨族延張禱雨張入室其人亦自簡褻張忽起一雷先震一大樹既而火焚其廩不留粒粟久之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慄而已又吳山莫氏子病甚命僕求之張在閶門外食鱔羹僕語以是症張以羹汁書符於瓦片封固與之僕行至橫塘啓視乃一瓦片大啐之擲於水遂霹靂一聲震驚數十里至家震死一牝狐矣子病即癒

張本名道修又能捕鬼衆鬼隨之啾啾故人以張皮

雀呼之成化甲辰授都紀丁未正月稍病閒居然亡恙也命其徒建醮報薦父母乃偏訪族屬交遊曰宗茂老矣此行作別至五月不甚飲食但時時酌酒鄉人有以十六日請師修醮師亦許之第云是日吾有少事令其徒章疏中勿署巳名至望日夙興盥濯持香上殿行禮曰今日辭雷公矣諸徒爲供設醮之師猶自拜謝入舍檢簿籍雜物分遺諸徒迨夜默坐小室曰今日不甚好吾不行矣遂半寢半坐至明復持香帕詣各房見同袍曰宗茂今日拜辭諸君也回舍

手書戒偈數紙與徒輩即危坐不語諸徒侍立不去師令出既而視之師瞑目矣亟大呼師開目曰今日甚佳吾欲去若勿留我衆不從師怒曰吾欲上半月去甚是勿處汝輩不從而固留是不欲吾好處去乃吾之冤家矣起持杖擊諸徒其徒不異常時或謂師怒云上半日去則搭好伴過午是不好伴若至夜則入地獄矣諸徒猶不去師更好言曰然則吾不去矣汝輩可將薑湯來衆競去覓湯師亟起閉門堅關之又以物撐定乃登床坐而化去良久弟子來呼已不醒矣時鬨傳以爲尸解也

楊禮部父夢

楊禮部循吉未第時其父夢人告郎君當中五十四名既覺不以爲意已而君鄉舉會試廷對皆第十八名謂前夢不足憑也暇日追思以三舉之數合之即五十四也

測字

又往年有扣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售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得疾詢

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豈非所云乎已而果然比類頗多謾記一二

參政公

先祖參政公惟清疾棘時方夜間允明坐床下至黎明始退便旋畢就別室不覺合目身便在玄妙觀吕山廟前俄又一處則公已先在允明問何處公云此眞聖殿下也公入見允明不曾隨入不知見時如何少頃便出則又遽在家正寢前庭中允明亦已在側

文公著緋袍紗帽金帶怡怡然叉手正立俄而漸漸升舉却不見步履亦無乘坐之物但冉冉直上愈高愈小高至數十丈則身纔一二尺許長耳允明方驚顧間已寤急趨公前公猶氣未絶遂從容囑後事又召姻友與訣皆曠達語人多記之其日怡然而逝

蔣君科第前兆

予母姨大蔣君廷貴字元用嘗應試時求江東籤得報云前三三與後三三不曉所謂已而三舉不利成化辛卯復當大比宿旅邸中夢前任教諭陳裕率之

觀華屋甚多指謂之曰汝知否此即今科試題也旣寤弗喻徐思之豈富潤屋之謂乎稍加研究旣而果以誠意全章命題遂中第三名刊此篇義云初蔣得夢後染瘧甚篤時大驚呼同邸生問之蔣曰見一鬼來擾故耳已而屢驚呼語人曰今又增二鬼逼三鬼只管纏戀不已吾定死矣諸友交釋之然病勢殊劇一日又駭躍大譟問之曰適乃見一美姝吾方以爲鬼而怖恚姝曰勿怖吾乃桂花仙耳人曰此吉徵矣蔣亦自覺胸次開適而病勢稍輕洎歸場強扶昇以

至院前在地拾得好錢一文自喜曰并選中青錢之兆乎其後思之三鬼者第三名經魁之義蓋魁有鬼字也及上南宮又屢見黜至戊戌歲始中進士第三甲時已經三科益驗籤語之神異兩三三字上皆指科數下指名甲殆無一字虛設云

朝天宮道士

弘治元年春南京朝天宮一道士年甫弱冠忽患臁瘡視之皮肉皺縮顏色埃紫然瘡不甚極既至夜則瘡便加倍視之乃人面瘡也耳目口鼻靡不具足愁

駭之極遇人輒與觀之冀得矜憐然每看人觀必痛入骨髓暈絕良久始甦人不覩則不痛晝間披衣行動飲食畧無所苦至昏夜便劇雖無覩者亦痛痛昏便見此面是二三尺許長人立其前與之言曰汝知我乎道士曰不識也曰汝豈不記在宋爲都統制乎我則汝所部也我無罪汝以私憾殺我且幷一家十七口皆殲焉此何等冤也吾覔汝三百年矣今才得遇豈容舍乎又曰汝便死吾猶不釋須償十七世命耳汝若解事何痛絕時令人措置速死乃幸不然竟

死餽得楚毒又曰我我諸般都不怕汝勿以貝毋治我我偏不怕此物也既蘇備告諸人今不知存亡

大陰人

太史公柳河東傳嫪毐河間事至言其大陰之狀蓋敘事之文諱避而不盡則無以見當時之事情也此後文人筆墨罕見蓋亦以汚褻之故若西聖馬王之藏不可思議已近見一人乃大陰囊而以疾致者其人姓姚吳城人其囊如六七斗米袋坐於地則以雙股閣其上有小竅溲溺而全無莖物亦無痛癢他苦

嘗問之曰二十後得疾初亦漸大後遂迄如此云

檀相公松官人

一村中人閒居有報者曰檀相公來訪方驚異俄又一人曰松官人亦至矣久之與報者俱無所見乃門外二樹精也

鬼送塟

邳州潘宗者本富族施財種德宅心仁厚途遇骸骨輒墐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比潘死塟日空中惟聞泣聲哀哀甚衆但未覩其形人謂潘死

澤及枯骨衆鬼爲之送葬云

法僧遣祟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闢雙扉昇訝之曰人邪鬼邪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女子態貌整秀衣飾黯淡眞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葉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怫然曰爾謂紅葉之約以韓翠屏比妾可也謂綠綺之奔以卓文君比妾不亦謬哉昇謝罪是夕遂款一宿女囑曰以君文學之士于金之軀

一旦喪於今夕慎勿泄露終當爲箕箒妻耳乃賦詩二律云窻掩蟬紗怯晚風碧梧垂影路西東自憐燕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杯擎鸚鵡綠精金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鬢蓬又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繡香猶在雀扇題書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晚遶庭芳草雨聲寒堂中幾字迴文錦安得郎君一笑看自是日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窺視之見其子或語或笑或起或拜不一始知其爲妖眩也速請招慶禪師名覺

初若夜方仗劍危坐其室見一女子丞祈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殁冤鬼未散是成祟爾顒冀宥之師即揮劍墜至一地沒旦啓土丈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額有泚亟投諸火穢氣入人臟腑竟不可逼

張氏犬

鳳村張氏畜一黄犬每夜分或護張氏門下或越水又護前溪陳老籬下若往若來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犬對衆泣如人聲或爲其不瑞欲斬之犬宿

曰無斬爲我爲某平生欺虐小民爲害不一令張陳之報方休又將某處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幾焉

王生

横塘之王生既死而英爽不昧空中仍聞笑語有聲即王之素也第不見其形體凡家有休咎輒諄諄預以道之是以家日亨裕至設讌必虛一坐以爲王席既久人亦不爲異也將歲餘語家云吾見散矣遂泯

安氏牡歼

錘劍安氏構一園圃於南門野外今園丁徐奎掌之花卉繁劇如牡丹尤多各種悉具成化中春夕奎聞園中如泣如訴諦聽之聲出牡丹花中云我等蒙主翁培植經歲奈明日亦有厄至語畢哽咽不已奎大聲叱之乃止翌日主翁果携酒偕客而至奎語其異衆或疑訝獨一客弗諒竟折且大且妖者數莖而去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水鬼

吳阜橋河下騷人嚴亮秋日曳舟送楚行至横塘見

水中浮一屍首亮素慘刻遂擲十篙適中其首滑滑
而去莫知所之亮既歸囈語云我喪水中數十年未
嘗敢禍於人爾傷吾首藉甚托生其言亹亹無間淇
酒治饌焚帛奠遣不瘥語及夜半而卒

雷拯沈氏

嘉興鄉民李大家業屠猪妻沈氏李有售猪銀數兩
授妻而出有一盜瞯其所貯遂竊之婦懼李歸震怒
竟自縊欲殞間轟雷一聲誅是盜手持原銀跪於婦
前婦覺一人擊其頸曰下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

是後甦

畏侮人

吾蘇闔閭子城東今長洲縣治後舊爲張士誠府基初張敗績宮女寶貨盡聚于齊雲樓而焚之淫邪所鍾天陰雨濕往往出沒作怪予聞亦多矣歲久不可勝述漫記二一端吳趨王蒸籠者一日經其地遂溺於水後有數軍士繼至見而拯之良久始甦問之云初從此行倏有人從後掣吾帽去之回視見水中一女子坐亭上裸體潔白手持吾帽招之曰至則授之吾

如其處女子又擲吾帽於隔畦吾固求之女子攬吾衣共寢未幾數婦人慓悍而至捕姦始驚甦矣軍士覘帽果寘隔畦禾頭爾又姻家陸氏乳媪偕一女奴夜從葑溪而歸引燈過此乳媪爲人两手捧其足悉謂無籍輩所致噀之詈之女奴復爲一手捫其胷亟開覆燭之畧無人跡始知爲鬼最後亦無他異外父少卿李公親對予言之

俞少保易骨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至曰君體貌奇異

當享大貴直領下肯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既寤而領下悄覺虢虢作梗命僕視之果不同矣後至兵部尚書位躡三公

蕉精

余友馮天章徙居閶門石牌巷其室頗僻庭下芭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天順間秋夕天章去臥室中未寐聞庭下其聲颼颼張目視之一美婦雲環翠掩手采特異天章疾起默坐良久其婦施施而前天章極力攬其衣秪獲綠羅裳一幅天章猶意為

怪寘之席底據坐俟旦視之乃一葉芭蕉耳試以庭下者驗之其幹亦去一葉急持利刀斷之流血淋漓怪遂泯

箒妖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爲業成化初行至府庠西巷驟雨如傾憩一靜室廡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授之女曰汝姑坐少俟索價償之王自午至酉何之不出乃大詈訴諸鄰鄰曰此虛室也何嘗爲王弗信偕

乃排扉而入窅無人踪視至厠中豎一敝箒蓋數十年物矣首簪二花衆愕然出此箒弃之呻吟之聲寂然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有之見室塵垢遶梁晦黑殊甚掃除間梁上墮下一軸羅素嗜讖舒視之糢糊莫辨乃以水固浣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

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張凱求逸

華亭張凱萬石翁也毎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爲憚煩嘗書四字於書室曰望城欲哭之日歸焚香[illegible]告天曰凱志向隱逸不慕富貴願薄田五十畝自爲耕穫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此則不可兼是觀之則知清逸之樂亦難得於富貴矣

鼠精

處州府學生葉泉秋夕宿齋其從僕蒴中踐着一物聞啾啾有聲據而囑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異之持以呈葉童子跪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未然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耳報之屬日藏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遇試童子探題檢閱文字頃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廿六僕譯語其故於鄰號生顧復貞顧伺葉出私發篋視之乃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肉白如絮葉意雖為怪而甚惜之

盛明卿

吳墟盛明卿者家本富族恃勢豪橫不可條鼎其庄鄰張木匠者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欲謀并之乃賂心腹僞爲券契及構訟諸證一辭張莫能辯鬱之鬱忿恚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老媪携至庄所兒忽語云此乃吾家故地也媪急告明卿明卿對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非我而誰既長酗酒博奕無藉百端及扃鑰密室竊視之儼然張木匠也明卿大悟開扉出任浮浪蠹破其家家業

龔偰

龔偰本梓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楊子江中會大風雨震作遇一富商盡攘其舟中所有且推是商納之江中乃歸舍於揚州其處建高樓寢室改事生殖人享祐焉後偰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於讐隙一日其家有所鬻者至偰卽叩首曰敢請大將何害於予不相得之甚耶算書云八月狂風何太惡楊子江中波浪作三十年前卽此人請君識把心頭摸偰稟然懼生大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而去更不復返

柳樹精

興化商人李士昭成化中舟過吳江平望驛南忽夜晦黑遙見前處燈火如市疾趨岸居皆酒肆問之一老者綠衣長髯對曰吾姓柳此地柳家庄是也貧無[illegible]者皆吾族也遂命酒對酌酒酣士昭夤夜謝去明年舟返復經其處訪之直見綠柳夾道未聞柳家庄也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事輒效之天順間縈

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壁間張一古畫乃桃花仕女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迨夜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辭章之士日間又垂深念特至此歌以侑觴棠飲半酣畧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曲姬連歌百曲棠沉醉而卧翌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怪之慮其致禍投諸火毀之

顧彥輝投宿

吳人顧彥輝成化庚子前往湖州營幹道至平望驛

南會夜深晦黑遥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
孤燈懸壁翁嫗二人咸織屨爲業一小兒扶床號泣
不已彥輝鞫之翁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
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登舟見此室乃一
荒墓榛棘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恰異之遇一婦人乘
舟而至語曰此地荒僻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故
婦大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
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咽至墓大肆號咷誓不復

雷宥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嘗一鉢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老叟謂曰翌午天誅汝不可逭矣既覺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年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於我母毋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謝氏塋地

餘姚謝公遷初父無子天順中塋祖父母緣氷雪不能前進權厝於中途隙地適一地士過曰此地甚吉俾勿改更子孫當作相爾其父如其言是後生遷第成化乙未狀元位首相 欽命營墓即其地也

吳狀元戲土神

吳文定公寛少嘗就其師受學師出偕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哀曰令徒見謫天曹筆

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吳公力命爲洗滌之吳公復如祠竟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吳公廷試狀元位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趙翁釋賊

南濠趙翁家以婚禮燕客有一盜私伏椽上酒罷翁命火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庭曰視汝非饑寒迫身故爲是耶更授錢一千文卒不鞫其姓里盜愧赧謝去後二年里有亡命禰翁者夜縊其門盜適見

之憶翁疇昔之惠密貢其屍擲於水翁免禍焉蓋知培德者固獲此報而誣善者徒斃其身也

雷擊毒醬

吳城暫上陳月潭者家搆一上圃花卉蕃蔚成化中嘗合醬置於圃中方熟時月潭爲飲客命妻取食之妻未及行大雨若注霹靂一聲擊其缸爲星碎客趨視之震死五色斑斕一巨蟒衆相顧曰吾輩幸矣余書此警人造醬者勿置草木中或有是事也

水鬭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日滾塘寨一日鬧蛙池相近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摶激既而其響震大居人闢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鬬吾不知其何怪也

雷辯寃獄

盧宗衞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爲機察地有劇盜王泰橫掠人財爲害不少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反坐宗曰我爲盜死亦無悔但所刦掠者多入於汝有司莫能辯二人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爲官捕盜本

爲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秦獨棄於市

呂翁降詩

相城沈隱君貞吉酷志學仙羣室事諸眞謹甚每歲中元日設齋供極精潔供畢必請詩詞一歲箕運如飛字畫奇妙自稱爲純陽其詩曰鶴背發長歌清聲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巳蒼蒼詩成欲跨獨鶴忽不見閒雲自來去武功伯天全翁曰

真呂翁語

吉昌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二字其家因以爲兒乳名後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版下有字曰吉昌版下爲窖瘗精銀數百錠每錠亦各鑿吉昌字鄉民數十爭取之兒父亦在曰吾兒身有吉昌字又其名也此是渠物欲盡攫之衆不從特讓其多取殆十七八此人家遂大富餘人得者疾病官司纏綿不已或以買遷亦自消耗必費盡銀乃已

祝子志怪錄卷一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長

吳　祝允明
閩　周爾發

文公大爲鬼擾

教諭文君公大先參政高弟也學行兼茂未仕時假館江陰徐中舍家齋居在圃中花木蕃蔚素有鬼物公大正晝坐有美姝立其前倏忽不見明日復然浸加侵侮公大坐卧于榻則靠面床屏上在庭則駢立其旁或譏之或怖之或褻媚之或若辱之百狀變侮

公大困不爲動亦殊不能堪乃告歸其後余子輿手交聞此鬼故在恒出撓人

猪肉火光

姻家湯君渭以赤縣尹遷贊留都宗人府幕便道還家親友携酒相賀宴罷從者收餘肴入庖厨有一熟猪首在方暑以麻布覃之其夜蓆中有光熒熒然隧青而闇正類螢火而大視之乃起於猪首天明而滅湯旣禮上無幾疽發背死

南京匠人

成化末南京一匠人赴內府工罷曉出三山門惟有一敝裘兼粗衣一二事錢三十文作一襆負而行至地僻處遇一人曰兄何往匠言將取某路還家其人曰我亦欲由此路歸昏暮可同行匠幸甚抵夜與同食飯肆飯罷其人曰飯錢些須我自併償之無煩兄又貰酒同飲匠惟感慰既而共宿翌日同行至極寂處忽推匠仆地拳之蹴之匠出不意弗能起禦爲所痛毆遂隕絕推墮大壑中奔去至前途開襆視之惟弊衣少錢耳意甚悔到家無心復開襆擲之床上舁

裘懸架上錢亦姑置几下俄而雷雨大作匠在隍中氣未絕聞雷聲稍醒奕明見一天神告以賊姓名居處及錢襆衣所在俱未動用又語以賊意且悔令在家不出某官即將過此汝當高叫號呼冤仇疾往捕之必得矣語既匠甦果有巡邏官卒過之匠大呼官出而問之得其說竟往捕賊與衣錢等所在無少差遂正以法

猫言

先公在山西時藩廨畜一猫灰黃色而頗大一日閑

之室中忽爲人言呼小官人數聲時有一門子曰小
郭兒猫聲又似呼之者方怪之遽不見迨晚而歸則
又引一猫來形色一同又怪之欲斃焉俄並死屋上
矣迄不知何謂也時天順中

耳中出物

往年葑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
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亦以異之已而毎治耳必得
少物絲花谷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
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爲驚異且毎收置之迨年七八

十而卒觀其所得耳物凡一斛焉

長橋美人

吳江垂虹橋勝板東南橋傍有嫗素業柯斧兼務媒叙弘治初年秋日嫗偶出市一小女子留陋室中時斜陽映門女倚門少玩湖光瞥見一美人從小青衣逝遲徐步女方屬目美人遲入其家女斂拜延坐諦視之猶未笄而姿色豔冶粧飾瑰麗風態飄逸恍惚傾人頗若貴家處子女不敢詳扣美人便問婆婆安在女對少出美人曰我不能待囘姑傳示之當重來

相尋也出門掩舟而去嫗歸女告嫗莫測亦不爲意
明日嫗出美人復率青衣仍後從女驚接謝之曰阿
娘奉候久不見臨故有事又出矣美人曰唯女乃詢其
姓第不答又問小娘子頻賜光訪有何垂諭幸遂屬
之美人低回久之掩袂羞澁作吳語語女曰我要相
煩尋頭腦耳女曰然則候娘回當爲告之美人曰幸
存心勿忘之因拉女曰我居處非遙幸送我去女便
隨之出行稍久至岸側頗迴曠一畫舫艤堤旁美人
曰此吾舟也率女偕登舟中裝設珍麗莫倫異香清

輝頓殊人世中有一小几几上有棗一柈美人取數枚奉女女啗一二且留二於懷美人又送登岸女乃獨歸見媼媼方詰責女具陳其事出棗奉示媼亦惑訝既而杳不復知媼稍物色之不得也以語諸人好事者轉相輒訪絕無耗音時開傳以爲水仙殆較娥龍女之輩矣既數月忽復過女媼又不在女力扣其詳終不見答又問今且何之美人曰往江南姚家去言訖飄然而逝不知所之女急尋毋告之毋議其所指蓋鄉儒景昭氏也趨往偵焉姚家方以是日命緇

流修因果耳人乃更以爲鬼或爲妖云予始聞前輩即斷以爲仙志怪之日又從傳者審訂乃得後說予謂金仙道場妖豈能入鬼無常事而十供間亦及仙采使果靈妹往亦宜爾然仙則無慾美人真上元鬟香之儔歟仙耶鬼耶妖耶不可得而知也

二女生子

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不待言之理也天下豈有無丈之人哉近有二女同居而生子者漫言之必駭聽聞故直取其公案覽之則了然矣南京應天府上元縣

民女張氏妙清年一十九歲成化元年九月二十日夜有兄張弘二與嫂劉氏在妙清房隔壁同宿至五更時兄與嫂行房事妙清備聞言語動作聲響淫心猛發事畢天明兄起出往縣中點閘人夫去訖妙清淫發不止因往嫂房與嫂言道聞哥哥與嫂行事云云嫂嫂可將哥哥所行事幹照樣做與我看有嫂不合依從即與妙清二人裸體共卧將妙清兩腿扶起兩陰相合淫流良久似此戲要將夫前行房事餘精過入妙清陰內以後不料成胎日久身重致家翁趙氏

責問告常家本縣拘審招出前情行委江寧縣穩婆李氏看驗得妙清身係室女尤恐不的行取江陰縣穩婆尹氏覆驗勘得妙清的未破體難冠俱全委係與嫂戲合遺精入腹以成身孕議得張妙清劉氏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杖八十有大誥減等杖七十候產限滿日決遣所生男女責付伊兄收養

一胎三兒

成化壬寅夏常熟民妻一胎得三兒皆生全巡撫王

尚書恕以為瑞將草奏奏命允明檢尋故事因舉之

范文正公為閻羅王

成化辛丑歲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去到一處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校計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答敬因注聽王者所言乃是算商學士俸祿吏算訖聲覆云大學尚有數月小學只十數日既而引敬問之王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急放還敬又竊問旁人殿上何王者也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耶曰

即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蓋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閣老乃卒審其時無少爽焉

王鑄

吳邑茯扁王君鑄嘗卧齋中夜將半有鬼嘯于前其聲類鴨鑄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床聒吾耳也鬼乃作鵝聲鑄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天鼓翼之聲豗豗其一惺鑄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床帷覆鑄身鑄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不復作

聲

鄉人妾

鄉人買一妾因妻悍置之別館與期曰某夜當來及期忘之妾久伺不至就寢夜將分聞扣戶亟起而燈滅暗中開門問其夫不答第共入室遂同寢合焉就事終無一言妾亦稍疑之事竟即起去明日薄暮夫來妾迎謂曰昨宵何去之遽耶夫驚曰昨夕以某事阻紛紜之際遂忘前約吾故未出汝何言之謬與妾色變曰吾固疑之因道其悉夫曰今夜當勿寢同坐

以伺之至二更許遥見家中白犬以前兩足捧其頭作人立而來乃即格殺之妻亦無他

周希戴聞羅笑

周行人亮采未第時常凌晨出闔門門猶未啟少駐官廳前忽門內木門之旁有笑聲且笑且行而西過廳北渡木橋漸遠始隱只是此一聲而通長不斷焉又不見形始知其為鬼物也周亦無他未幾中第授官

都玄敬

都玄徹鄉人有張老者平日頗識道成化末病死時玄敬館莘溪朱堯民家一夕夢張來玄敬謂之曰翁已死矣曰然延之坐因我怍不及坐也曰何怍曰承命攝人曰何人之命曰丞相命曰丞相何姓曰姓范曰所追者何人曰楓橋張鸞張鳳乃兄弟不義者也言畢卽去玄敬乃覺惜嘗將冢暫往訪其迹耳

張生見鬼

吳城虹橋下張生居焉成化廿一年九月十六夜漏下二鼓張已醉見月色甚明縱步登橋見一人絨帽

白衣立橋中張迫視之其人倏然躍水中悠然而沒焉張亟俯視但見水動有聲其物竟寂然無迹可尋

司牡丹

河南府龍門内有婦人司牡丹者爲夫毆其寃往訴薄姬廟中服事三年後有本處表馬頭死牡丹遂借還寃言前事甚詳時 懿文太子往陜西回至河南府官啓表馬頭還寃事太子回朝奏之 太祖皇帝遂遣内官取來廷問是實乃賞以鈔帛仍令歸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蔣令作土地

樂亭縣令蔣君即前所書科第先兆者既作邑未及二考而卒後代者來入廨之夕恍惚見蔣君公服危坐正寢驚問之答曰廷貴姓蔣即舊令也死幸無過當血食茲土冥明公爲圖之新尹敬諾即爲立祠縣縣治隙地縣民稱爲縣土地頗崇鄉火不三四年尹去任乃爲後代者徹去蔣平生聰明長厚行履忠信有不欺神明之志或應有此理也

先公夢證

先公正統末以給舍居內憂無幾　雋蒙虔朝廷多事　景帝詔奪情起復公守禮不行服闋入覲言者劾他御史在告者以爲不赴國難而宴安歌飲于鄉詞連公公待罪清江夜夢在舟行見曾祖母王恭人在岸行來公命停舟迎母恭人搖手不登第言吾自家中來視汝耳因出一裹與公曰自觀之觀之茗也恭人已失遂悟已而得旨查例繫落卽久必贖金而釋査與茶同音也

先公夢純陽

公叅晋藩將廵行至蒲之永樂鎮見宫宇雄蔚從者告此純陽故宅也是夕宿郵亭夢吕公來訪展一扇言子善詩爲吾詠之公卽賦詩曰一笑相逢豈偶然人間眞有活神仙青山碧水丹霞路後日相隨到洞天吕仙笑謝而去明旦意仙貌不類凡世所傳故入謁復以一詩爲贄語其後人爲道士者以夢所見道士因出祠堂眞本果若夢貌與人間本大殊瘦顴多髯氣渾蒼勁臂背連毛皆長數寸公遂摹一本以歸

今存

山西藩司廨

山西藩司私廨在司治後聯十餘衙中惟一衙大有鬼物先公正居之時先君寢室內外亢不寧每昏時輒見老嫗或少婦之類植立窓外亦不作聲但郎之則無覩如人在庭廡則又在室內先妣素弱多疾見之最多由是病難瘥每思之猶痛不已不知何等下鬼也

鷹攫食

俗傳人持肴肉之類爲鷹攫去則有禍事癸卯克試

南都奴子自外買一豚蹄歸旅舍手挈之以行中路倏忽不見轉顧乃爲鷹爪攫上空中途人皆停視奴更買以來不爲予言及歸則已銜終天之痛矣奴始說其事乃知俗傳亦不妄也

鬼哭

是歲七月十六日予在家啓途前夕爲中元夜聞大風雨予在室中聞鬼叫及哭聲甚邇其聲明白極可哀怖前此未聞亦咎徵也

狗姦

往年京師有一民遠出其妻獨久淫想甚熾家惟有一牡犬婦乃恒裸露以誘之犬猶不動又以脂膏塗體狗逊遅漸近之遂恒與交既而夫歸方與婦同寢狗突入房就床嚙之去其人陰𦘴遂死鄰坊不能知第以聞于官官召問婦婦力諱之官不能决淹繫良久後新任一士來試謂婦曰此狗姦也我知之矣汝不可諱婦乃驚服故犬猶在囚繫之來命裸婦以近狗狗即從而姦之與人不異遂斃狗而寘其婦于法

重書張道士

張道士宗茂之死前已盡之近聞人說乃是俗籍將攝爲兵士服金屑死耳然金屑性非酷烈特能斷腸并能立死人者使張果然則其生時因尤未服及其徒出時一水熟時便還張又閉戶關揩計不應如此之速故重書之以破他疑要其人爲有所得者

鴨異

傅澤民家有母鴨生雛其中有兩頭四足者一匹澤民怪而棄之未幾亦果有禍

陳氏五通

正統間陳僖敏公方握臺章寵眷超越家族繁盛門閥赫奕而其家所奉五通忽大作孽變怪百出闔閉戶牖敲朴垣壁驚人擾畜無所不至火在在起撲之則滅而物不焚傷白晝剽劫鄰市皆知見禳治無效久亦任之若罔聞知然其後殊無咎徵要亦不能禍福人耳

地震白毛

成化巳未夏四月吳城地大震旦視之遍地生白毛毛正類猫鬚長數寸風過冉冉而動兩日忽無有

家收得幾莖歷久不變今尚存

燕雛篇

西山民家有雙燕牝乳雛而死雄納他雌哺雛雛乃銜蒺藜潛置雛口中雛皆不食死雄罔知也嗚乎禽且不肖人謂斯何予感之作燕雛篇其詞曰燕雛燕雛母死雛乃孤父念雛苦覓得新雌作雛母斷雛食雛解啄嚙雛喉雛父覺蒺藜寘雛口雛死不容悪顧雛父痤雛尸雛父還憐雛母慈此予作於弘治改元之春未足多怪而重其可警也聊附書之

陸稍入酆都

崇明老學究張君戊申之秋邑檄之來郡中會于議修實錄事予從之問怪學究爲道數事不能悉聯述五端其一 陸稍者以操舟爲業邑豪周伯奇有巨艘稍傭其家周死後陸嘗與數人泛海爲西北風吹落東南洋五晝夜抵一山陸登岸見一大道東西通而更無岐逕其上大牓揭曰酆都之山道上人居稠密市井人物無異人間俄見一門内有婦人窺之陸審視乃其甥女也婦呼陸曰舅舅何故來此陸曰爲風

吹至耳婦曰舅莫饑否饑慎莫往非街買物吹吹則不可還矣欲買南街可也問其夫曰渠今在獄當直少頃歸矣陸少處其門內盤旋無何夫歸在門外婦急趨出止之謂曰舅公在內汝可除裝飾相見莫要驚他陸潛窺之乃一牛頭夜叉也徐徐除去首飾而覘縛乃悉解脫則似好人形即其甥壻也入門與陸敘契濶又曰舅公若要看獄待我領去陸任之與偕行至一獄見故主周老被五木縲絏問陸來故陸告之故因問曰船主何故如此周曰吾前以豪橫劫掠

人今晝夜受罪苦甚汝還于萬語吾家營建功德薦拔幸甚陸曰功德如何則好周曰梁王懺最有力遂復至甥家壻曰舅公雖是誤來然非我不可返待我送去乃即少治行具復出引數鬼來同送陸登舟舟故滯水濱舟中人皆在鬼令陸及諸人悉入船底以一艎板都蓋之羣鬼坐其上戒板下人毋妄窺瞰但聞大風水聲覺行一日許耳中寂然啟板覦之已在故灘上矣皆生全無恙陸往周語之意所言者乃是大乘法華因命僧薦嚴多誦之云

罡風鎮

成化十七年秋江南大風雨瀆災極甚崇明野外空中墜下一物視之乃塊磚甚大而質細上有篆字亞筆迹甚奇其文曰罡風鎮

龍王誅魚

成化乙未五月十一日見海上有蚝數百條大者如椽巨細不一紏成一團如屋大逆流而上俄又有一團如前凡數十團皆逆上巳而復返則又有大魚羣百數及鰕䱒之屬無數順流逆下魚皆失身惟存一

頭帶血而返或得其頭大者重百斤過處水爲之紅海人謂此乃水族朝龍君之魚有罪被誅而回耳

土之怪

特邑中一農人於浮土上耕鉏忽聞土中支支作聲意爲田鼠掘之乃一土肉毬如斗大爲鉏所傷有血水出農不敢破急獻之官官剖視之乃一兒在內約長尺許眼圓而大雙睛突出生在額上鼻孔正上仰天口四方而特大居面部十之四頭上微有毛耳如常兒自肩至胸臆彷彿人身腰以下則渾然一脬耳

狀極醜惡出殼已死矣

人魚

人魚儼如眞人但見魚尾亦男女異形若得之可療人諸病如頭痛取其頭骨燒傅肩痛取肩依類取骨燒傅即愈

曾必達

海虞丘方字仲野端人也成化中舉賢良方正丞太和郡有疑獄委方檢覆方寓公舍倦而晝寢忽有人造榻前自通爲曾必達跪而訴曰寃哉前官昏愚莫

之雪也公必雪之方竊力爲誅求果得實爲正其辟焉

華老

錫山之華富族也有一老頗平善年逾五十一日方倚門閒眺忽見一租戶投其家而來手攜一布囊及門置于地聲嘵曰老官人小人在此華甫應之怨憤其已亡問曰汝已死矣何得至此對曰固死矣今正爲老官人來耳華益驚曰何爲爲我來乎曰身死得爲公人奉命勾攝耳曰然則攝了我我即死乎曰未也

某一批凡五十餘人某恐老官人不知首至此奉報然後他之討勾完亦得一月期老官人正可處治家事從容而去華曰囊中何物耶曰是件物事老官人看不得華曰我固將死矣一看何害曰恐相驚耳華强之因傾出於地則皆牛頭馬面火眼獠牙之屬悉是色紙所爲華問安用此曰冥間凡鬼爲公人或攝事則假此物籠藏誠如陽世所塑畫者非鬼之眞形特以此紙具裝之耳又曰宅東某亦同批今往勾之老官人欲同往一觀否華從之行至其家某者方病

見華至家人咸奔走致敬延坐燒茶華固止之其家不測來意而不見鬼使也鬼至其門外即取色具籠戴之入其室便聞空中如爆竹聲其家方驚則病者已死矣華即同步至家處分後事且詳以告人兼致永訣人皆寬釋之既而漸病瘍至期鬼又來華遂死焉

狗孽

成化癸卯秋予自應試南都歸而先君背棄矣家禍方殷一夕獨入書室中見一物臥榻上視之家所畜

黑狗也頭閣枕上其身舒布儼若人焉大惡之急擊而庖是歲先大父繼捐館舍終天之痛連於半載信狗孽之不爽也

周岐鳳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比身兼百技游意方術神怪變幻眩駭耳目而恣爲不肖之務婦女多被汚亂故其人畏而遠之既死友人偶召箕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乃長詩也其詞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

路杳煙冥冥我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臾符命至三山勞我靈風速于丕昨夜告神神不靈我爲故人行不停靈方肘後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情追憶當年曾會西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歸故鄉今宵良夜秉明燭又說生前眞可傷長說留連在雲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嬉笑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贈棺木爽豪壯氣死還存何事棲棲在冥籙孤寬飄飄無所依

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真春候忍聽杜宇花梢啼飜思平昔塗菘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是儂家太不仁言悖出兮亦悖入如今往事且莫談水流花落月當三奚殿二公非常客風流儒雅皆清酬雲間甚龍何足數崑岡片玉可為伍一笑壇前失表儀莫是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歌我思不忍聽兩行清淚空滂沱漢明芸屋閭良玉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舉人喜無事為我傳言與親屬朗吟堂前夜欲闌丹方寫與翔平安菊莊老人此

老病翻胃病實由胃寒枇杷葉兮白荳蔻紫蘇子兮莫用謬。艮姜官桂用此、須厚朴陳皮看功奏半夏梹榔赤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兮尋至誠三片生姜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者食前一服沉痾好土人顧公也是神君有誠心莫負盟君心有誠祈必應縱然虛誕何須評我欲歸兮留三弄神仙假我通眞洞題詩今夜是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䆁異

溧陽沈秀才家嘗烹一鼈于腹中得一女身長二寸許支骸毛髮纖悉具足裸處鼈腹中

沈繼南家犬

相城沈繼南名召啟南先生弟也秀粹而早夭其家一犬頗異予嘗作異犬傳曰異犬者沈惟明家畜也始惟明先人繼南甫之瘞在家西數百步既乃東遷亟字圩去故隴四里許治塚時犬偶隨一往返塚成犬數數宵失旦復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犬見犬浮河外而東即尾覘之犬或走或游踰三四川逕奔塚

前跋帖帖如慕焉者如是累年霜雨無變比遐惟
明惟明道犬事意欲使勿晦落呼至示予予故爲之
筆記犬正黑色領足間白而長僅四尺先生又說此
犬常隨繼南往太倉舟停時犬偶登岸比解維諸僕
都忘覓犬至家方怒惜之少選犬亦來會乃陸行而
歸也自川至太倉且百十里犬又相行犬性亦靈矣

錢御史妾

錢山御史者在京師覓一妾奉侍惟謹錢甚嬖之旣
而令人往家中載母及妻來比至錢惟拜其母見妻

全不留目雖妻逼侍毋側或從妻身畔行過亦不少顧若無人焉者妻直以爲惑溺親寵故棄已耳亦不問之其妾出室必謹扃鐍室門畧不少懈弛居年餘錢一晝間入妾房偶忘扃鑰錢見妾床下有火光驚視之則一小燈檠高數寸上燃燈熒然而明其旁有水一盂縛一鼠床足置美食于器中飼鼠鼠甚肥飽水火正照臨其身特以布幕其兩目仍加鐵釘焉錢大駭亟滅火覆水殺鼠擲之厠姑未暇語人俄而逢其妻驚曰娘子何自來汝許時在何處妻曰若佯不

知耶年餘何弗顧也錢曰我何嘗見汝來妻乃告其詳錢益驚曰吾目中並不見汝且已見吾母亦竟不思有汝在何不同來今始悟耳乃知妾厭勝吾吾其危哉立喚妾譴而黜之與妻歡好如初妾術當猶有呪禁語惜當時不曾問得之

娼家厭術

厭勝之術在在有之其婦人在北方類多能此而娼家爲甚近聞一事漫記之有少年郎狎一娼娼以其美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

已經歲雖他娼才貌兼勝者無能移也一日晝臥樓窓下命娼往市魚爲午餐俄而見娼自携魚以入竈念彼何不使臺婢輩而必自持耶注意察之娼初不知郎之察已也提魚逕入厠中郎益疑怪俯窓諦覰之見娼貯魚于空溺器中而去求之又將一器物注溺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觀之乃月塤也便大惡恨召與怒言作別竟不餐而行焉予按博物志有云月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以月布埋戶限下婦人入戶即自淹留不肯去則知斯言果可信且不特女可以

此留男男亦可以此此係女也其來久矣又聞娼不接
其人則撮鹽入水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

廣人寃死異

都憲孔公文說曩在廣時見兵官斬一卒卒臨刑固
稱寃兵官怒甚畧不顧第趣行刑斬訖其屍不仆忽
舉兩手捧其頭奔數步始仆

王生見神過

里後生王經年十三四時嘗薄暮倚門時秋霄澄迥
夜深月倍明經忽見雲端有四人皆露半體先後乘

雲而過其一道流仙客清妙一爲老髯一綠衣唐帽一美姬也面目肢體歷歷分明經驚喚人視之已不見矣經語人爲神仙過人因呼之爲王神仙云經後復姓名曰張靈頗敏而多能從予游始知事文學久之亦爲鄉士大夫所喜然大無行檢或有逢蒙之志予不校之今亦死矣戊辰歲附記

雄雞生子

丁未歲姻族湯惟信家雄雞忽生一卵不知其何以產也舊傳欲究此等事如前所載牡馬生駒等及宣

和賣菜男子事雖但爲妖異然竟不知其何以娩也

姑附記與知者辨之

鎖口法

巫師禁戒幻化左道之術毎見于牘大抵北之秦晉南之括信爲多先公仕晉藩毎得之聞見或飲醋數升或裸袒仰卧以巨石壓胸腹或煅石若錘通紅而銜之至如婦女小兒亦有能者客至婦以麥置磨中翦紙爲驢運磨得麵旋復收驢入袖一婦方汲水過客渴索漿旣勺與之客顧無人挑婦不知其有術也

婦笑留客宿客喜從之婦則去至而旦視所騎驢已爲枷入石闌中矣項大闌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窘婦嬉笑于旁或教客謝過懇祈婦始復施術驢自出矣村見放牧牛馬羊驢之類畧無兵杖以衛但散置郊原而從其外積砂土以指周旋畫一大圈畜處其中童亦酣睡沙間任有虎豹至此惟蹲躅環遶于外垂涎而已不能入圈也日暮開畫安然而歸若此之類皆以爲常不可勝紀後公致政歸過臨川小水里民王二漢亦頗能之因傳一方名鎖口法能禁一應

毒虫云凡遇虫來先將自所係裙兩角作一結次用手中指畫地作十字兩脚踏地次誦呪云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盡法都來到鎖定毒虫口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一炁七遍則虎狼蛇虺一應毒物皆自然迴去不敢侵傷未知驗否

瞿生死爲狗

閶門瞿生者開館訓蒙頗有法儀飾可觀然其人貌脂澗喜詭浪語無厭旣死經年素所卧床家人置之門屋下不以爲意其對門吳氏偶得一犬忽入瞿家

徑登床安枕而臥吳氏終日叱喝鞭棰逐歸暫歸乘
隙復去已而日日如之人戲之曰豈瞿學究後身耶
其家醜之鬻此床于南濠尉氏床既去吳家犬亦不
見明日有人來語吳曰君家犬昨日不在尉家門外
乎蓋潛隨而往也尉氏初得犬不以爲意既聞此語
大惡之急復賣床于遠人甫成鬻犬亦逝矣

一產五孩

弘治元年山東某縣有民婦懷姙腹極大及娩乃得
五兒其中一男四女形皆魁碩試稱之男五斤　有

半女各減一斤通重二十三斤半